

陈

登

科

文

集

陈登科文集

陈登科题

目 录

- 1 铁骨头
- 9 杜大嫂
- 65 清明
- 75 离乡
- 85 黑姑娘
- 129 虹光
- 137 小发明家
- 151 爱
- 167 第一次恋爱
- 181 大别山的玫瑰
- 209 大闹七星宴
- 241 写不完的日记
- 255 百岁图
- 281 三省庄的一段插曲
- 297 短篇三题
- 309 望儿山

附录

- 330 我的小传
- 332 我的习作开始
- 342 有保留地接受批评
- 346 小说集《第一次恋爱》自序

1947

铁 骨 头

“铁骨头”是新四军七团二营副营长杨昆同志小时候的绰号，他现在给战士上政治课，常拿“铁骨头”做内容，教育战士们。

他的老家是山东济南人，祖代穷困不堪，穷到父亲时，实在走投无路，夫妻锅碗一担挑，到洪泽湖边要饭，住在金大代王的牛屋里，从此，也就把命送给了金大代王。

金大代王是洪泽湖边一个有名的恶霸地主，整个炮楼，养了十几个家丁。“铁骨头”的父亲，替他家埋头苦了二年长工，金大代王只替他夫妻每人买了两块小土布，别无一个“铜扣子。”

苦到第三年，“铁骨头”出世了。当他一落地的时候，父亲硬要把他弄死，说留在世上活受罪，母亲死也舍不得，拼命的保护下来。一出世从未穿过衣服，夏天光屁股，寒天弄些棉花和麻布口袋裹裹身子，夜里实在冷得没办法，父亲、母亲便把他抱在牛跟前围住一摊火，但他虽经过很多霜打雪埋的苦难，却始终没有向艰苦屈服，所以大家叫他“铁骨头”。

生死不怕的“铁骨头”，一会走路，就一天到晚溜得溜的，从未有人好好照顾过他，他也从未哭过。到七岁时候，小孩子碰也不敢碰“铁骨头”，有一次大代王的小少爷想欺他，被他打得脱脱哭，大代王跑来打他两个耳光，毫未哭一声，他把眼一瞪，奔大代王就是一口，把大代王大褂叉子都咬坏了。到九岁的时候，父亲为耕田弄坏一张犁花，被大代王两扁担打吐血，一急一闷，在当年腊月十八死了！母亲向大代王磕了几十个头，还写了一张双隶纸，好容易才拿出七块钱，买了一口薄皮棺材抬了。“铁骨头”为了这件事，哭得直跳，情愿要饭，不愿做人奴隶。但母亲认为他是小孩子，不懂事。

“铁骨头”的生活，从此更恶劣了，在二尺深的大雪天，还把胸口和屁股露在外面，赤着脚，一天三次，十多斤重的水桶，一桶一桶的去喂十四个小猪和七个大猪，两只脚都冷坏了，走路一跛一跛的，一桶也不能少，就这样还时常被打骂，母亲看得心疼，每天晚上弄些坏棉花替他把脚包起来，抱在怀里哭。

最伤心的是十二岁那年的秋天，他一人放六条牛，在湖边被牛触昏过去，牛在湖滩下跑散了，等他苏醒过来，牛跑得无影无踪。他慌了，在湖滩上跑来跑去，找到第二天早上，还少一条牛。大代王派三个家丁来找他，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后牛才找到。一进圩门子，三个狗家伙跑到大代王面前讨好，说“铁骨头”把牛睡跑了，大代王，火上加油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拿起小鞭子来没头脸地打，直打得喊不出声音，死过去才丢手，地下淌了一大摊血，狠心的大代王，喝令把“铁骨头”尸首拖出圩外去。母亲吓得哭也不敢哭，忍住眼泪，把他抱起来，抚弄了半天，才慢慢睁开了眼睛，哇啦一声，从口中吐出六块血饼子，母亲抱住儿喊：“乖乖！乖乖！怎样哪？”他激动得无力的嘶喊：“妈妈！总有我报仇的时候！”母亲怔住了，连忙捂住他的嘴，抱到牛屋里去。

“铁骨头”不明不白被这一顿打。一直睡二十一天才能起来放牛，对大代王的仇更深了！这天正下大雪，他找一个鸡蛋壳子

塞在尿壶口里，偷偷送到楼上去，大代王的褥子、毯子、连二十三岁的小老婆的红裤头都湿得透透的，大代王气飞了心，天一亮叫人把“铁骨头”找来，把他捆起来，丢在雪地上冻了一早上，冻得话也说不出来。

母亲为这事吓得要死，几天不知人事，每天晚上抱着他哭：“乖乖！下回不能啦！我们头顶人家的，脚踩人家的，生死攸在人家手里，假使把你活活的打死，叫你妈妈到哪块去伸冤呢？”你父亲锅碗一担挑到这块，就留下你这一条根。你再不听妈妈话，妈妈也死了！”“铁骨头”腰深的仇恨，只好捺肚里去。

“铁骨头”长到十六岁，懂得事情越多了，对金大代王的仇恨越是忘不掉，天天夜里想着：父亲怎样被打死的？自己又经过几次死去活来。想到周围二百多家穷人，过着金大代王的牛马生活，心头恨再也按捺不住，有时在床上跳起来，大声地喊：“我要报仇，我一定要杀他，拚一下子算了！”他的母亲在睡梦中惊醒了，认为他发疯了，一把抱住他儿问：“乖乖，乖乖！怎干的呀！”他为着避免母亲的纠缠，又把头摇摇睡下去。有一次，他再也忍耐不住，跑到锅屋里拿把菜刀，准备去倒尿壶时劈头砍大代王一刀，走到楼底下，又想起母亲怎么办呢？转了三转子，想不出什么妥当的办法，又缩回头来，忍住未动手。

秋天，新四军从路西打过来了，经过二十天激烈的战斗，湖西局面打开。工作同志下了乡，天天找穷大龙开会，句句打动“铁骨头”的心，他骑在牛背上欢喜得直跳，晚上回来偷偷与他妈妈说：“妈妈这下就好了！我今天在前庄听新四军的人宣讲，叫穷人一条心起来，参加农抗会，已后就不受地主恶霸罪。我也去参加！”妈妈未等他说完，一把拉住他：“乖乖啦！千万不能呵，要是被大代王听到了，一条命就没得啦！”被他妈妈迎头一棒，把他想参加农抗会的热火，又消失了一半。

情况一天稳定一天，别的乡村农抗会、青抗会都搅得轰轰烈烈的，这些好消息早就传到“铁骨头”耳里，独独他们湖西乡工

作，总是搅不开来，他老在心里想：“这是什么话呢？”

湖西乡的老百姓，在金大代王的压力下，谁敢去接近新四军工作同志呢？谁敢去开会呢？就是有了乡长、保长，也是大代王指派的一些人。

“铁骨头”急了，晚上瞒住妈妈，偷偷地跑到东庄去找赵林同志，要求参加青抗会。

赵同志正在愁虑湖西乡的工作，开辟不开来，得到他这一要求，当然很高兴。一连与他谈过两次话，看他人虽小，非常精干，尤其对大代王表示特别痛恨，因此把他当做一个主要骨干来培养教育。

“铁骨头”于是便偷偷地干起工作来，暗地里组织了四十多个人的青抗会，都是他们天天在一块放牛的穷人小伙子，一连开过两次会，被追命鬼保长张三郎晓得，（大代王的小瓜子）即时报告大代王。大代王一听火冒三丈高，破口大骂：“反了！反了！这摊穷骨头都想造反，一个个上新四军的扣子，组织什么青抗会起来了。”当时叫人把佃户李二秃子家大龙找来。大龙才十五岁，被他一拍一嚇，把真情话说出来，是“铁骨头”夥他去的。

提到“铁骨头”，更是大代王的眼中钉，马上把“铁骨头”吊起来，拿根马鞭子朝他面前一站，旁边摆一盆冷水，如杀神一样：“你说呀，你去开过几次会的，那个姓赵的叫你做些什么事情？你同过那些人开会的？赶快照实说出来。”

“铁骨头”被吊在半空里，翻起眼向大代王说：“你要打死我就打啦，我是认不得什么姓赵不姓赵的？横竖我‘铁骨头’的命，连小鸡也不如，杀也好，剁也好，还不随你吗？”

金大代王的鞭子，如雨点子一样，在铁骨头身上抽起来，一打一转，背上皮肉由紫发黑，大代王手里的马鞭由白变红，一大滩的血滴在地下。

铁骨头只有一句话：“你打的好！你打的好！‘铁骨头’是汉子，人死心不会死的。”

经过一夜的吊打，结果没有打出一句话来。大代王又怕打死了，新四军的工作同志晓得更加不妙，只有放下“铁骨头”，天天晚上派人“看”住他。

“铁骨头”被打后的第三天，赵林同志晓得了，亲自跑来安慰他，重新布置工作进行的方式方法，叫他胆子壮起来，不要怕！“铁骨头”经过这次鼓励，对大代王仇恨的认识更明确，斗争信心更高，更加坚决，推动青抗工作更加积极。虽然酷冷的二月天气，晚上，吊桥被大代王派人拆断，但他还是游过河去参加会议。

湖西乡的青抗工作，声势一天一天的壮大起来，早就危机到大代王的头上，他最担心的是“铁骨头”，因此也就日夜想办法来破坏这一工作。

他也知道“铁骨头”的顽强，单凭武力解决是不行的，于是改变了方针。有一天，把“铁骨头”喊到他的楼上，轻声慢语地说：“铁骨头，你今年也十七岁了，应该晓得好歹，把你养得这么大，我还能当你是外人吗？只要你好好的，到秋天想法替你娶个女人，再将东庄那六个仓房把你，成起一个‘家’来。切不要跟那些穷光蛋胡闹……”大代王不放心，又送二十块钱和一块小土布，迷迷“铁骨头”母亲的心。

“铁骨头”天天晚上被妈妈纠缠得离不开身，心也被哭糊涂了：“算了吧！还是干下去呢？”两条道路在脑子里斗得很凶，觉也睡不着，难受的心无论如何总是推不开：“怎么能算了呢？仇就不报了吗？对不起死去的父亲，对不起全乡的穷人，对不起为我们穷人抬头翻身的赵同志。铁骨头！铁骨头！你太没志气了”。

“铁骨头”经过三天三夜的思想斗争，对大代王每一句话都分析得清清楚楚的，更认清了大代王的面目，下定决心，怒火烧上天：“大代王，大代王，看吧！‘铁骨头’始终是你的对头星。”

春天过去了，麦口，减租减息，增加工资的空气笼罩全乡，“铁骨头”的工作更紧张起来了，日里做生活，晚上忙着开会，

斗争金大代王的材料准备得绰绰有余。小耳头又跑到大代王面前报信，说“铁骨头”第二天就领人来斗争，大代王听到这消息，惊慌得目瞪口呆，睡在藤椅上动也不动，但在人面前却装得神气十足，发出虚狠：“我不相信，铁骨头真能造反吗？如果敢动一动，我就连他妈妈一起撵出去。”

“铁骨头”的母亲在花厅后面，嚇抖得话也说不出。跑到牛屋里一把抱住“铁骨头”，朝他面前一跪，要他赶快到大代王面前去请罪！“铁骨头”急得暴跳如雷，流下一滴一滴的热泪：“母亲！你想想瞧，父亲是怎样死的？你儿长这样大，又死去活来几次？到这时还要你的儿子永远死在这万恶的罪坑里，今天已不是从前的世界，你儿决不会再去向那般喝尽穷人血的野狗屈服的！好妈妈，再不要噜苏吧！”摔开母亲，雄气勃勃地走出去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六个乡的钟声响起，遍庄的大红旗，如潮水一样，涌进大代王的圩子里，在两千人的拥护下，大会主席“铁骨头”上台，当场算出三十二条人命血债，二百四十担租子。金大代王在两千人的压力下，带到政府去办罪。这次，“铁骨头”共算出四十担工资，三十二亩田，六间房子，一条小水牛，脱离了金大代王的深坑。乡里的工作，也应人民胜利的呼声中大大的开展起来。

“铁骨头”的生活完全翻了天，乡里人个个相信他，拥护他。他日夜带领民兵，揹着一支“三八式”。替他母亲也做了一身老蓝布褂裤。当年寒里头，一个本庄姓张的十八岁姑娘，说把“铁骨头”做老婆。

第二年春天，情况变化了，蒋匪与鬼子勾结起来，天天在路东“扫荡”。“铁骨头”睡到半夜三更，听到炮声，比打在心上还难受，参军杀敌的愿望在心头颠簸着。有一天半夜里，他爬坐在母亲的床边上，拿一年前的苦处与现在的生活比较，打动母亲的心，最后，他跳起来说：“妈妈我要保护我一家永久过好日子，几百家穷人再不受大代王的罪，我决意到部队里去干了，望你老

人家切不要发愁。”母亲只有这一个独生子，哪里肯呢？但他再三苦动，只好在被窝里含糊的答一句：“好！乖乖，你去吧！”眼泪已经滚下来了。他喜欢得连夜跑到区署去要求参军。

马区长正在睡梦中，听到“铁骨头”喊门，头一句就听到“铁骨头”要求去参军，马区长疑难了半天，因“铁骨头”是开辟湖西乡的一个最得力的助手。后来在他的坚持下，区署终于同意了，为“铁骨头”请客送行。在当天的下午，“铁骨头”便穿上一套崭新的灰布军装。

不到两个月，“铁骨头”的英勇事迹，传遍了洪泽湖，“铁骨头”是占鸡岗战斗（淮南反顽最出色的战斗）的第一等英雄，提升做班长。个个都竖起大拇指，佩服他实在是坚强不屈的英雄好汉。到去年涟城战斗时，“铁骨头”更不是五年前的“铁骨头”了，面前挂着六颗战斗英雄奖章，腰间斜插一支美国式的转轮枪，已经当起了副营长。

1947年4月于敌后

连载于1947年5月《苏北大众》

1947

杜大嫂

《杜大嫂》序 / 邓南筑

整个的说来，这本东西是写得很好的，它的特点是朴实、自然，结构相当完整，是以农民自己的语言，以直接表现的方法，有头有尾地叙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，使人读来感到亲切、生动。

当然在写作技术上，不免是粗糙的，例如某些场面的重复、叙事上有些疏忽不连贯。词句上的累赘，甚至还有一些别字，假如您是想读一本精致完美的著作，也许会感到失望，但这却真正是工农自己的创作。

作者是贫农出身，种过地，推过车，当过兵，参加革命后，当勤务兵。后来受到一位同志的鼓励学着写稿，接着就做了《盐阜大众》的工农通讯员，并且受到表扬。以后在钱毅、路汀等同志的培养和帮助下，经常写东西，现在是《盐阜大众》的记者。但是单独写成一部小说，这还是第一次，因此在作者来说，这还是习作，他本人也说：“还需要人具体帮助！”

作者是有才能的。如能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学习，多注意

从实际中搜集材料，研究经验，并提高写作技术，是非常有前途的。同时，我们可以乐观地预测：解放区群众在翻身之后，必然会涌现出大批的工农作家。但是必须有我们文化工作者，学习钱毅、路汀同志的精神，耐心帮助和具体指导。

最后还要提到的是：作者读过一些新小说，因此学会了新文艺的写作方法，作者又熟悉旧形式，因此也接受了一些旧形式的好处。但也正由于此，某些地方“新文艺笔调”的描写，反而显得有些做作和不自然。而另外一些地方又采用了一些旧小说、鼓词上的陈言套语，新旧夹杂，显得不很调和。我想作者可以不去搬用这些新和旧的陈套，而尽量地应用他自己熟悉的语言，写出很好的东西来。

1948年5月15日

原载《杜大嫂》，华中新华书店1948年初版

杜李庄

杜李庄，就是前后三庄的议事厅和娱乐所，不分寒夏，天一晚，多远就听到杜李庄二弦四胡，拉呀！唱呀！跳呀！笑呀！灌人耳朵；前后大庄小舍，不问青年小伙、老头、小孩晚饭碗一丢，不约而同地、很自然地就到杜李庄凑起热闹。

杜李庄面前有一条直通盱眙的来往大道，西有沿河的长山，北可望到洪泽湖帆船、雾气。麦子、玉米、黄豆、山芋，就出在他们这里。

杜李庄在八九年头里是穷困万分的，提到杜李庄，三里路以外人就不晓得有这么一个庄子，是个没人到的地方。

全庄十三家子人家，有十二家子是给王九卿种田的。走出人来都是忠厚老实的农民。

在这庄上过去有一个老规矩，每年顶到秋庄稼一收，交十冬腊月，犁耙家伙一挂，把老板陈债一算，拍拍身上泥灰，挖几车荒堡，把门一闭，锅碗担子一挑，有的奔山打柴，有的跑江南，

有的讨饭，一直到清明前后春耕播种的时候，才看到一家半家开开门，烟囱冒冒烟。

提起他们的老板，倒是赫赫有名，在坝桥的附近，周围三五十里，提到王九卿三字，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乡里五十岁以上的人，未曾开门说王九卿的名字，很自然地竖起大拇指，连晃晃是晃地说：“嗯嗯！人家是祖代有脚力啦！”把“有脚力”三字说出来后，头还要点上几点，摇上几摇。

王九卿的父亲、祖父，都做过团董，他本人从扬州五师毕业回来，做过七年的顽乡长，又做过士绅参议员，一直到1945年春天大清算时才逃到明光。鬼子投降之后，蒋介石发动内战，他就参加了还乡团。

杜李庄十三家子，除小包头玉林一家子外，别的都是砸鸡泥堡没得，靠种王九卿的租田。

庄上有个庄头杜得才，诨名叫“穷算盘，”每年一到春寒闭户的时候，他把锅碗担一挑，领着大家要饭，到哪块出头打浪都由他去，因此很自然地成了这十二家的庄头了。

杜得才本来有三亩六分祖业，在民国20年起种了王九卿的7年田，把三亩六分田倒贴完了，想钱大的泥团子看看也没得，从此他灰心不种人家田了。

他人虽穷却很有骨气，他常常对他的儿子杜学华讲：“人穷不怕穷，要有骨气，就是要碗饭也要有志气，无论如何，不要向人去低三下四的。”

在1939年的秋天，新四军从路西过来，建立淮南民主政权，他在1940年就秘密地做了农会会长。

才开始减租，头一炮就是他把杜李庄领导起来的，连经二年减租、清算，到1942年，不管寒夏，看不到有一家弄荒堡头再闭起门来，天一晚，谈谈笑笑，比坝桥的桥口还要热闹。

到1943年鬼子大扫荡，这位贴心爽直地老会长，在洪家小山根被鬼子逮去，带进盱眙城，经三绞三放，一直到临死，他未

说出一句聒话，未掉一滴眼泪。

他的儿子杜学华看他死了，死尸也未弄回来，连夜要求参加民兵，替他父亲报仇。

杜学华的母亲在少年时代，苦起来是不分寒夏的，三百斤重车子直推，就是到现在是六十岁的人，还能挑几十斤的担子。

杜学华的老婆杜大嫂，生得像一身精壮大汉子，两腿像木头杠子，走起路来像走骡子，差不多的男人不是她对手，耕田耙地，拨麦撒种，样样全套。杜学华终日在外工作，家里就靠她领犍种田。

1946年土地改革，杜学华分了田，他一家的生活变了样子，尤其是杜大嫂苦得更来劲。

她走到田头上，看见一人多高的稻头，长下尺把长的拐，比牛角还大，欢喜得嘴张有小瓢大，拔起一棵稻头（玉米），拿回家跑，送到婆婆面前：“老奶，老奶，你看看，我家那年长过这样大稻拐的？今年真是天意人翻身田，也翻身了。”

她日夜在想：“我家今年有八亩稻头，就收三石一亩还能收到二十四石，一不少人家的，二不欠人家的，我一家睡在家里吃也吃不了。”

7月13，她一人正在田里弄稻头，学华从区里开会回来，走到她跟前，鼓起了嘴：“唉！这稻头，还不晓得吃得成吃不成呢！‘中央军’到明光了。”

她一听说“中央军”要过来，心往下一忒，呆呆站住，愣上半天才说出话来：“真的吗？”

学华摸摸稻头拐，望望女人：“怎不真的呢！区里开会，叫人赶快准备吧。”

她晚上睡在床上，想稻头长的那样好，能收多少一亩，又想“中央军”要过来，王九卿要回来，长长叹了一口气“唉！这怎好！”

古城、桐城、来安、六合的炮声都打响了，遍地的谣言更没

底：“国民党的第5军，是广西军，爬山过岭如飞，74师，全是美国发的火箭炮，能打60里，这两部分人在蒋介石面前夸过口‘一举定淮南。’这些谣言把她心里更弄糊涂了。”

敌人的炮声越打越近，凤阳、嘉山，都被敌人占领，天长、六合，敌人亦进攻，在义涧与新四军交火，四面看看围上来，各庄各家，藏粮，窖衣服，忙得翻了。

杜大嫂的心里，如小榔头颠的一样，七上八下地跳，她抱着金保，这家门口站站，那家去张望着人家都忙窖粮食，藏东西，她呆呆站在旁边叹气。

盱眙城里的商人，纷纷搬下乡，她抱着小金保站在大路旁，看一趟人来了，她多远就迎上去问：“消息怎样啦？”就这样问了一天。

她晚上睡在床上，细细在算账：“今天是7月30，鬼子投降还没一年，田分过才收一季，又要过那受罪日子了。听说王九卿当了还乡团大队长，如一回来，老百姓的命就没得了。”她日夜在焦心。

逃难

快到半夜，忽然，门嘭嘭嘭敲了三下子，从门缝传进很小的声音：

“杜学华，杜学华，快！快！快起来，盱眙被‘中央军’占领，前队已奔坝桥来了。”

杜大嫂从睡梦中，模模糊糊地，耳朵里只听叽叽喳喳的人声：“情况！”“情况！”看见她丈夫杜学华跑了出去。

她一把推开怀里的孩子，骨碌爬起。衣服伸进一只膀子，踏下床边，捞几把摸不着鞋子，赤脚跑出门口，“鸭保爷呀！鸭保爷呀！”